

長盒醫話



穆馨作



救溺



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

畏金醫話目錄

序言

聞西醫用冰囊或冷水治一切高熱及卒倒病症之謬誤

導言

一 概論西醫用冷水或冰囊治一切高熱及卒倒病症之謬誤

二 引傷寒雜病論駁正西醫用冷水治傷寒之謬誤

三 引內經王冰註證明傷寒發熱當以汗解不能妄用冷水暑貼之理由

四 辨明卒倒有閉脫之分西醫概用冷水醫治之謬誤

五 引醫通論愚夫妄用冷水治卒倒之誤人性命

六 總論冰囊冷水不能治病之理由

七 引金匱證明平居不慎用冷水致病之害

八 傷國人迷信西醫斷送生命之可惜

九 說明用冷水治病僥倖痊癒之不可為例

十 畧舉國醫治療卒倒病症之方法藥品

附錄一

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公芸樵覆函一件

附錄二

中央國醫館館長焦公易堂覆函一件

江蘇省政府主席陳公果夫秘書室來函一件

附錄一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公芸推覆函一件
附錄二 中央國醫館館長焦公易堂覆函一件

序言

醫話撰完，付梓印送，同道諸公有謬加贊許者，醵金加印徵序於余；余不文，愧無以應，偶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介石前在上海衛生報題辭，關於提倡國醫國藥，持論偉大，有足為國民衛生指南者，茲敬錄於下：

『學貴會通，雖派別各殊，要皆各有所長，黨同伐異，以見士君子所不取，醫亦猶是也。而世之為醫者，每各執一端，互相攻訐，習中醫者，則往往詆西醫為數典忘祖，業西醫者，則往往詆中醫為不合科學，要皆一偏之見，不足信也。竊以為中醫墨守舊章，拘滯不化，不若西醫進步之神速，鮮進取之精神，則有之，若

謂絕無所發明，不值於世界醫學史上留一位置，則萬不可。蓋醫之治病，猶乎治國，外國所注重者外交，中國所注重者內政，外交不強，固足以亡國，內政不修，亦足以亂國，夫微菌與寄生物，猶國家外來搗亂份子，固應剷除，苟不靜修，欲圖肅清，是捨本而逐末，益見其不可收拾。考中國醫學之大本營，在乎自然界之氣壓與溫度，人體上之精神與心靈，包括六氣七情，惟六氣之不和，然後病菌侵襲，惟七情之不調，然後疾病叢生。凡此精神所集注，心靈所覺察，決非科學之法則所能說明，機器之精良所能試驗，是中醫確有保存之價值而不可廢棄者明矣！況總理創三民主義，以救國首重民生，今日中國之民生問題，

題，已至窮困絕難地位，受外人經濟力之壓迫，每歲漏卮有十
二萬萬元之鉅，全國金融之大權，幾全操外人之手，自西藥銷
行中國，年增一年，吾人稍有心肝，宜如何從積極消極方面稍
稍補救，若不提倡中醫，使成爲中國有統系之醫學，則此全國
出產之藥品，與及全國數百萬之藥商，勢必因之而消滅，於民
生問題上關係重大，而不注意於西藥之漏卮，可嘆孰甚！雖然，
吾爲此言，非仇視西醫，亦非消滅西醫，爲全國民生計，爲一統
理道訓計，實有不能已於言者，全望我國醫界中人，苟能中西
並重，取長捨短，融會而貫通之，一方面將中國固有之藥物，用
科學方法以提取其成分，不仰求於舶來之藥品，能如是既能

顧全民生，又可杜塞漏卮，更不違昔時總理之遺訓，一舉三得，何不樂為！要知今日中國之弱，不弱於民氣之不振，不弱於外交之失敗，實由於經濟之不足，欲解決此問題，首當注意民生問題，故余嘗曰：實行衛生，是救國主義，提倡中醫，乃自強之道。蔣公之言如是，倘冠諸卷首，假作序言，將毋為醫藥界及摩登士女之木鐸乎？僉曰：善哉！遂書而為之序。

中華民國甲戌孟冬月張鴻生於湖南長沙新安巷園

畏齋醫廬

畏 盒 醫 話

湘鄉張鴻生撰

聞西醫用冰囊或冷水治一切高熱及卒倒病症之謬誤

導 言

僕少多疾病，稍長即喜研究醫經，迨後奔走四方，公退之暇，亦莫不以研究醫經爲職志，寢饋於斯，轉瞬卅載；對於西醫亦曾附帶講求，頗以其對症治症——如頭痛醫頭，脚痛醫脚——之簡單療法，實爲割裂破碎。不及吾國醫學，除對症治症外，融會貫通，循流溯源——如內經所云：上病下取，下病上取，中病旁取，從內之外者調其內，從外之內者治其外——之精妙。但以『喜新厭故』，人之常情，辭而闕之，未必信從，且或大受詬罵，謂爲腦筋陳腐，別有用意；況現在有少數歐西迷者，不惜『爲虎作倀』，將國醫事業盡力摧殘，醫學實際之優劣不顧，固有文化之毀棄不顧，以最高價額購買西藥

，輸送巨大金錢於外人亦莫之顧。是非顛倒，已至此極，予何人斯，而能挽狂瀾於既倒之後哉！多見其不知量也。故僕於西醫之良否，未嘗稍加一詞，不過認爲國運使然而已。但在前此則尚可抱定『爾爾我我』之宗旨任其猖獗，今不幸各西醫恃有力者爲之護符，已漸遍及各學校，掌握各青年學子之生命任其宰割矣！僕不他懼，惟懼其以冰囊或冷水妄治一切高熱及卒倒病症，斷送青年學子至寶貴之生命於頃刻，若再不予大聲疾呼，深恐『噬臍莫及』。用是特於近日，對於兒輩之在各學校肄業者，所規定之衛生健康費則照數繳納，但鄭重聲明者，兒輩如稍有不適，請飭其歸家治療，不煩西醫之診斷，且萬不煩西醫之用冰囊或冷水罨治一切高熱，尤其是卒倒病症，以爲預防地步。但子輿氏有云：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』僕之幼既恐西醫之摧殘已先事預防矣，他人之幼獨可任其妄治而不爲之一拯救乎！『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』故再勉作

斯說，以喚醒各家庭之注意，而保全各青年學子及全人類之生命，不致斷送於冰囊或冷水之中，是所幸甚。惟是倉卒草擬，謬誤恐多，倘蒙

大雅不棄，俯賜批評，俾知訂正；是尤僕所馨香祝禱者也。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撰者自識

一 概論西醫用冷水或冰囊治一切高熱及卒倒病症之謬誤

西醫用冷水或冰囊治一切高熱——約百餘症，詳載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內科全書——推其意以爲檢驗體溫，突然增高，其內部之燃燒概可知矣，非借用『以水滅火』之法，電貼冰囊或冷水，決不足以殺其勢。至對於卒然昏倒一症，——即西醫所指之腦充血——按其膚表雖無高熱，而亦用冰囊或冷水電貼者，以剖解所得，因動脈之慢性動脈內膜炎，而成紡錘狀或囊狀之粟粒動脈瘤破裂所致，故亦必用冰囊或冷水電貼頭部，使其血液下奔，方有回生之望。噫！此等蠻幹治法，誠所論『不揣其本而

齊其末』誤人性命而不自覺者也！（閱者注意：西醫之用冰囊或冷水誤人性命者，豈其本心哉？亦因不知其理而不自覺耳，堪發一嘆！）

二 引傷寒雜病論駁正西醫用冷水治傷寒之謬誤

今試以用冰囊或冷水醫治傷寒發熱——高熱中之一種——之謬誤先闢之：查以冷水妄治傷寒發熱，吾國在漢以前即有之，曾經仲祖已視爲殺人利器著論闢之矣。仲祖之言曰：

『病在陽應以汗解之，反以冷水漬之若灌之，其熱被却不得去，彌更益煩，肉上粟起，意欲飲水反不渴者，服文蛤湯；若不差者與五苓散。』（見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太陽病脈症下）

是即妄用冷水治傷寒發熱之最大教訓也。自是而後，明賢輩出，對於傷寒發熱，深知不能襲用『以水滅火』之蠻幹辦法誤人性命，惟以幸溫辛涼或苦寒藥品煎服，使之外散或內下爲主旨，方爲至當，相沿至今未嘗變

易。奈知歐風東漸，西醫恃其新奇之器械，優良之病院，誇大宣傳，徒以推廣營業爲目的。但對於一切高熱，尤其是最普遍的傷寒發熱，無法應付。乃竟借用『以水滅火』之蠻幹辦法，視爲無上妙藥，而吾國深中西迷之士夫，亦不惜以身嘗試，噫！詎非所謂愚之甚者哉！是可概已！

三 引內經王冰註證明醫治傷寒發熱當以汗解不能妄用冷水罨貼之理由

惟是冷水不能妄治傷寒發熱，雖爲吾國前此所共知，但際此西醫盛倡以冷水或冰囊治一切高熱，爲物理療法之時，若不將所以然之理稍爲說明，殊不足以破世人之惑，蓋嘗讀唐王冰註黃帝內經『人傷於寒而傳爲熱』云：

『寒氣外凝，陽氣內鬱，腠理緊緻，玄府閉封；緻則氣不宣通，封則濕氣內結，中外相薄，寒盛熱生，故人傷於寒轉而爲熱，汗之而愈

，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，斯乃新病數日者也，』（見內經水熱穴論）
 吁！此即仲祖所云『病在陽應以汗解之』不能妄用冷水澀灌之絕妙註腳也。
 夫陽氣者，即西醫所指之中和體溫也，腠理者，即西醫所指之各種細胞也，玄府者，即西醫所指之汗腺也。人之一身，若外無六淫（風寒濕熱燥火）之侵襲。則『各種細胞自能攝取其周圍之物質而爲本體之營養料，又以廢物排泄於體外。』（見丁福保新內經細胞篇）而保持其中和體溫，自可使其不寒不熱；今不幸寒氣外凝，汗腺閉封，各種細胞所應排泄於體外之廢物因之阻結而不能出，外既不通，內復阻結，於是體溫遂因之日增而爲高熱矣。此即王冰『寒盛生熱』之旨也。譬之室內燃火，全恃門戶氣孔之流通，以調節其冷熱，而適得其中，一旦門戶緊閉，氣孔阻塞，其熱度之日見增高理所固然，無足怪者。今欲排除室內之高熱，必在洞開門戶氣孔，欲減却身體之高熱，必用辛溫辛涼以流通其汗腺，係屬同一常識有何狐疑，此又王冰『人傷於寒轉而爲熱汗出而愈』之旨

也。竊謂王冰此註理解明確，今證以西醫之解剖，普通之常識，亦無遺漏！在冰當日，雖爲內經而作，然若借用之以箋釋傷寒雜病論『病在陽應以汗解之』一句，尤覺精當，而傷寒發熱應以汗解之理，更因之而益彰矣！然則仲祖所云『病在陽應以汗解之』之正當療法，非誠萬古不易之準繩也哉！無如方在試驗時期之西醫昧於此理，徒見其體溫增高，即斷爲亢熱，借用「以水滅火」之法而妄治之。不知原因之根乎寒者，固當由汗發散，卽或起源於他因者，亦當詳察病源，予以適當葯劑，使其熱消散於無形。乃竟妄開倒車，襲用吾國秦漢以前「以水滅火」之蠻幹政策，致蹈仲祖「其熱被却不得去」之譏，誤人性命，視爲當然。而吾國人亦「數典忘祖」，徒知「喜新厭故」，對於極寶貴之生命亦不惜斷送於冰囊或冷水中而不知悔悟。仲祖云：

「哀乎趨世之士，馳競浮華，不固根本，忘軀狗物，危若冰谷，至於是也！」

吾於是不免爲愛用冰囊或冷水斷送生命者三致概矣！

四 辨明卒倒有閉脫之分西醫概用冷水醫治之謬誤

試再以用冰囊或冷水醫治卒倒病症之謬誤詳闢之：嘗考吾國醫籍，凡人當嘻笑行走之頃，突然倒仆，神識不清，狀極險惡，其病源可晰分爲中風、中寒、中濕、中暑、中氣、中食、發痧、等候，非片紙所能縷述，且非深於醫者亦不易區別，惟其大要可概括爲閉脫二種，而於小兒尤爲常見。今約畧分之：閉者因偶感天地不正之癘氣，或過食傷胃，阻遏全身脈絡之進行，迫而上趨頭部，遂致卒然昏倒，其症候則口噤、目張、兩手握拳、呼吸氣促、喉中或痰聲漉漉，病狀似極險惡，然善醫者，一方面用推拿法，以通其關節，一方面予以辛香通竅之藥品，以破其結滯，即可立刻見功回復原狀。脫者則因全身各部之血液，均感稀少，亟待補充，偶然全身之血，被頭部血管攝吸而上，肢體各部無血應付，驟然失其重心，於是循環器遂因之中斷而頃刻昏倒矣，其症候則口開、目

閉，手撒不收、大小便遺失、爲五臟絕離之表徵。當此之時，雖有善治者，知用大溫大熱，填空竅之特種治法，然以根本先傷，未易挽回，十中難救一二，此造化自然之缺陷而甚難救全者也。是則卒然昏倒一症，將閉與脫分辨清晰後，治之之法，祇有『開關』與『填竅』二途而已，其他皆不足用也。乃彼西醫，對於此等卒倒之重大病症，既不知分閉與脫，如何挽救，徒恃其解剖所得之血液上奔，遂名之曰『腦充血』謂其病源爲邪火衝擊，於是妄用其『以水滅火』之蠻幹政策而壓之下趨；殊不知——冰囊冷水者，陰寒性之最重者也。——閉者宜開，今得陰寒性最重之冷水而凝抑之，則適足以加其閉；脫者宜續，以陰寒性最重之冷水，而摧殘其不絕如縷之微陽，亦益足以速其脫矣。然則以冷水而妄治卒倒，非殺人最凶速之唯一利器而何哉！

五 引醫通論愚夫妄用冷水治卒倒之誤人性命

且嘗讀清初名醫張璐——字路玉別號石頑長洲人——醫通曰：

「夏月觸熱勞形，卒然倒仆，方書用道塗中熱土置當臍，更使聚溺其腹，並搗生蒜汁注鼻孔，其立法最精！惜乎未經闡發！世都不解！殊不知此雖酷烈爲害，良由其人真元素虧，加以時火亢極鼓激命門之虛陽，歛然離根，非藉道塗中之熱土，往來人之熱溺。不能護衛其陽使之歸源。用蒜汁注鼻孔者，取蒜以通竅，溫散其鬱閉之熱，所謂「熱因熱用」「溫能除大熱」也。若以冷水灌之，濕之漬之，則氣隨炤息而暴絕不通矣！間有元氣不大虛人，真火原未離根，不勝亢嘆而倒者，用冷水灌漬，亦有得甦者。因是愚夫一見熱倒，便以水灌，既灌不蘇，雖盧扁不能復圖也！（見張氏醫通諸傷門暑）

觀於此則知妄用冷水醫治卒倒之誤人性命也更彰彰明矣！

六 總論冰囊冷水不能治病之理由

總之：用陰寒性最重之冰囊或冷水妄治一切高熱，勢必外邪鬱伏禍變百出。或則陽氣內陷心胸痞結，或則瘀血蓄積譫語不休，其甚者則夭亡

性命，次者亦不免爲終身痼疾，挽救之方殊覺不易。至於卒倒之閉脫二症，若以陰寒性最重之冷囊或冷水罨貼之，則又所謂「落井下石」，其必至斷送生命者可斷言也！讀者或猶疑吾言之故爲噁舌乎！則請再以燈喻之：燈火譬之高熱也，玻璃罩譬之纖維血管也，玻璃罩在燃燈後，苟以水滴之其罩必破，人身纖維血管內之溫度鬱至高熱時，突以冷囊或冷水罨貼之，謂不至如玻璃罩之破裂者有是理乎！人知愛玻璃罩不欲滴以冷水使之破裂，乃以至寶貴之生命，任西醫以冷水罨貼，使其凍死而不知悔悟，何其愛玻璃罩如此之重，而於愛至寶貴之生命，竟若此其輕！子產曰：

「水懦弱民狎而玩之，故多死焉。」

其此輩之謂歟！

七 引金匱（張仲景作）證明平居不慎用冷水致病之害

雖然，以前所言，尙僅就妄用冷水治病之謬誤而揭發之耳，若推廣論